



高子遺書卷四

講義

小引



聖人之言多矣而曰欲無言明乎所言者皆言其無言者也而天下後世卒未免求聖人以言求聖人之言於聖人若與我不相涉者然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講學者明乎聖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爲吾也夫吾之所以爲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餘行之終身而不足者也知者不知乎此行

高子遺書

卷四

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所行者言焉其於聖人之言多覲面失之矣此學之所以不可不講也吾郡舊未有講學者顧涇陽先生倡之數十年來津津焉秉彝之在人心觸之而動有火然泉達而不容己乎不佞幸從諸先生後不能無請益之言實不敢求聖人於言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然所言者其所知所行也懼其覲面而失聖人之言聊舉以就正有道求吾之所以爲吾者

乙卯秋日

人生只有理欲二途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了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如何爲逆法只從至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於此不惑者不惑於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由此觀之聖凡之判只在順逆二字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順一日故與天理日逆一日聖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天理者人所固有原是順的人欲者人所本無原是逆的此一點機括只在學與不學學而知其固有故順還他順逆還他逆不學而不知其所固有故順者反逆逆者反順吾輩要學聖人耳順從心有兩句拙法曰逆耳之言必深察從心之事莫輕爲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丙辰

今人將聖人說仁看作元微道理以爲非聖賢不能與於此在自家身上是沒要沒緊的不知其爲民生日用須臾不可離也人生有身必有所處不得處約便處樂不仁之人約也處不得樂也處不得

即使暫處斷不可久長是此身無一處可著落也然觀世人窮約的他也混過一生富貴的他自道受用一生何以見其不可處不可處者聖人見之彼不知也其不知處卽不仁處也今看約者日在愁苦中過日而已樂者日在醉夢中過日而已其中心何曾有安穩處何曾有順利處聖人謂不可處真不可處也然則可安可利者何物仁而已惟仁者能安之惟知者能利之論造詣安仁者大賢也大賢以下方是利仁者然仁是人的本心人能

高子遺書

卷四

三

自識得本心隨心應用何利如之隨人自得何安如之纔見仁之爲利便是知者纔見仁之爲安便是仁者吾輩不可將聖賢到頭處誘於不可及當從聖賢入頭處信得人皆可爲安仁利仁總在處約處樂上見不可處約不可處樂總在不安不利處見聖人不說窮達順逆說箇約樂二字自相對待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仁者處約愈收斂愈發舒仁者處樂愈發舒愈收斂約而樂不見不足在己樂而約推其有餘及人便是本心之則

便是仁不仁者愈約愈局更無過活處愈樂愈放更無收煞處然則聖人說仁果是懸虛道理否果是民生日用須臾可離者否

富與貴章

庚戌

此章聖人就人情上點出天性來欲惡情也欲富貴惡貧賤人情之最切也然試看同是不以道得之一則不處一則不去何也以情言富貴好過貧賤難過以性言處非道之貧賤反好過處非道之富貴反難過只這一點過得過不得處便是仁只

高子遺書

卷四

四

不瞞昧了這點過得過不得處便是不去仁便是君子所以成名由此觀之名便是仁總是實心不是外面妝得門面的仁便是名總是實事不是裏面弄得虛頭的只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二句聖人便把千古以來不好名而不修行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盡了說君子不去仁說到終食造次顛沛已到至密處何故卻從富貴貧賤說來蓋仁是人人具足的只被那世情俗見封蔽了不得出頭今於富貴貧賤看得透了心下方得湛然無事方

見仁的真體有這真本體方有真工夫所以君子終食也在這裏造次顛沛也在這裏實落做得主宰搖撼他不得此方是了生死學問若此處看不透自家身子渾在世情俗見裏卻把些清明景象慈愛念頭平坦心腸元虛見解當做仁如何算得帳卽終食之頃不知有幾多起滅事變之來手忙脚亂如何支持得去他日夫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便是不處非道富貴的樣子稱顏子不改其樂便是不去非道貧賤的樣子孔門求仁是學問真血脈此章是求仁的真血脈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我未見好仁章

乙卯

聖人論爲仁此章至爲嚴密人心只有好惡二者自有知覺以來無息不逐於外物都離根去了惟好仁惡不仁方始反情復性好仁惡不仁總是一箇仁好之者保聚之也至無以尚之方無一念夾雜惡不仁者防閑之也至不使加身方無一息間斷尚卽是加夾雜處卽間斷處間斷處渾身已不仁了無加無尚是全體至極純一不已境界故聖

人未見然卻人人可到何也好惡之力人人具足也此力用之於外物便有不足幾見好富貴的都好得來惡貧賤的都惡得去可見有用力不得處若用於仁幾見有好仁而好不來惡不仁而惡不去者可見無不足之力也一日用力是人生大翻身處將從前散漫精神一切收拾轉向身來豈但無不足當日彊日盛臺臺而不能已故聖人又爲疑辭以決言其未見也吾輩今日只要窮究得無以尚之實理人生以來除了這箇仁更有何物今

高子遺書

卷四

六

各人胷中營營擾擾的子細推究何者不是虛妄卽如此身究竟終非我有原其所始反其所終豈不是只有此仁更有何物可以尚之若一事不仁一息不仁自家性命卽時喪失了由此觀之天下之可好者孰有甚於仁可惡者孰有甚於不仁若實信得自不患不用力矣

一貫章

辛亥

此章是聖門傳心之要不可只將道理來解說過了如只解作一心貫萬事人人能說卻與各人身

上總無交涉須要究到聖人所以能貫處曾子所以能唯處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四方上下往古來今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何以便拈出一箇忠恕假如人自爲謀是一樣爲人謀又是一樣便是不忠不忠便不一了如何貫得去自待是一樣待人又是一樣便是不恕不恕便不一了如何貫得去曾子平日三

高子遺書

卷四

七

省爲人謀不忠省不一也與朋友交不信省不一也傳不習省不一也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被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忠恕只是這箇忠恕但悟前只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不是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得一貫觀門人一時共聞茫然不知所謂可見矣曾子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還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只是如此別無餘法此之謂豁然貫通此之謂凍解冰釋吾輩今日這箇心與孔曾當

日的心是一箇竝無些子差池然聖凡相去直如天淵只爭箇一與不一耳若從今鍛鍊去到得一處便知夫子貫處曾子唯處

不一吾道一以貫之

庚申

一貫二字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夫子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者正在於此自古聖人不及夫子者只是貫不去如孟子言清任和者是矣二氏所以畔於吾道者只是貫不去如程子言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矣要知聖人一貫只看中

高子遺書

卷四

八

庸自喜怒哀樂未發貫達德達道九經三重篤恭而天下平者是矣曾子與門人指出忠恕卽中庸之理非有二也吾輩當在日用間實體帖如一念對不得上帝便是天人不一貫一事質不得鬼神便是幽明不一貫不可考三王俟百世便是古今不一貫如此自待不如以待人便是人我不一貫知攝其心矣不致謹於威儀言動知謹於行矣不能徹身心性命便是內外不一貫諸如此類不貫者總是不一聖人只在一處求故曰非多學而識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節

庚申

尋常見能自知過而悔且改者往往有之聖人何以曰未見又何以曰已矣乎作絕望之詞蓋緣粗看了聖人此語也此正是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蓋見過於幾不遠而復者也訟者必有箇對頭若無對不成訟人果能見得天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一動於欲便礙於理如兩造然遂內自訟一訟則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過不形於外矣是默識默消何等力量顏子而下便難語此

高子遺書

卷四

九

聖人所以重爲己矣乎未見之歎與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語意同故曰見性斯能見過見過斯能復性若泛然知過能改者是過已形於事祇於悔者也豈可同日而語哉

十室之邑節

甲寅

若論本性則人性皆善何以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論生質則聖人之質創古一見何以云十室之邑必有如某蓋常人所以高視聖人者見得聖人聰明睿知絕世無比以爲聖人是天生的決不

可學不知聖人卻看得這聰明睿知在各人用得如何桀紂之不善原未嘗無絕人之資全算不得帳常人所以卑視自家者見得自家質樸老實無知無能以爲這是沒用處的如何做得聖人不知聖人卻看得這是天生人的原來本色隨他大聖大賢不過是還他本色原不會有別樣伎倆世間人便懷巧利的果是難與入道質樸老實的果是十室而有聖人便曉得這箇忠信若不學便逐日澆散若不好學也不能究竟堅固的所以終日致

高子遺書

卷四

十

致如饑食渴飲如救焚拯溺一生只做得一件事不過是這箇忠信非是把忠信做箇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學問也於此見聖人所爲聰明睿知者只是認得這忠信真做得這學問徹其不可及者乃在此若使十室之忠信有肯回頭猛省的豈不是絕世聰明睿知

人之生也直章

己未

聖人直指人心無如此語直指人性無如此語信得此語本體工夫一齊俱到如何信得只當下體

認人生何處有一毫不停當何處有一毫不圓滿  
自家做得不停當覺得不圓滿皆是有生以後添  
出來句當添出來念頭原初本色何曾有此子細  
勘破真可啞然一笑但一直照他本色終日欽欽  
不迷失了故物便到聖人地位也只如此若迷失  
了便喚做罔罔者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之謂人若  
罔了真似投火之蛾投網之魚撞來撞去至死後  
已其未死者幸而免耳總只在一念警醒上警醒  
便直不警醒便罔生死關頭所爭毫末危哉危哉

高子遺書

卷四

十一

一念不回千古長夜

直字止如此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庚申

知卽是知此可樂者若不是知此可樂者如何能  
好而樂之但其工力則愈進愈妙耳吾輩今日且  
當共研可樂者果是何事聖門論學主於求仁吾  
輩且當共研仁之可樂者果是何味要知樂且將  
不樂反觀不樂卻是人時時有之何以不樂不樂  
者皆生於對待也如心便與境相對一見有境界  
安得處處盡如我心所以生出種種不樂已便與

人相對一見有人人安得事事盡如我意所以生出種種不樂此是世俗上病痛至細微處更有聖凡相對凡如何企得他聖又有天人相對人如何希得他天種種懸慕又生出種種不樂此是道理上病痛不樂處正是不仁處也人心若仁這對待的便都一貫了無境非心有何通塞無人非己有何隔礙無凡非聖有何欠缺無人非天有何拘局真是求其不樂者而不可得也但不知則不能好不好則不能樂然不樂算不得好不好算不得知

高子遺書

卷四

三

在各人自證自修總不在言語上或曰君子終身之憂如何曰正是憂不得此樂也

中庸之爲德章

壬子

吾輩學問譬如行路者胷中必有箇主意要到何處去方可上路走若無箇去處出門罔罔東西南北何所適從學者於中庸正如行路者所欲到之處也今人卻認壞了中庸俱就世情俗見上以圓融委曲不犯手腳不惹是非的爲中庸若如此中庸世間稍稍乖巧者皆能之何以曰民鮮能久矣

中庸不是懸空說道理是從人身上顯出來的學者要識中庸須是各各在自家身上當下認取何者爲中卽吾之身心是也何者爲庸卽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爲中只潔潔淨淨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無物卽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謂之庸只平平常常物來順應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順事無情卽日用是庸也到這裏一絲不挂是箇極至處上面更無去處了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此是人生來天然本色古如是今如是聖如是

高子遺書

卷四

三

凡如是停停當當箇箇如此然人卻生來箇箇迷昧了何故迷昧了緣有兩種病一是只向外不向裏一是只知增不知減此兩種病生出千病萬病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都坐此病所以民鮮能久矣然則中庸遂爲絕德乎非也只去得病痛淨盡還他原來本色便是中庸初無難事也夫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分明說此是天地間第一件事曰民鮮能久矣分明說世人俱將第一事丟去了有志之士不要做世人所共能者須要做世人所鮮

能者

志於道章

己酉

人生只有箇念頭自生至死瞬息無停這箇念頭  
爲賢爲聖也是他爲禽爲獸也是他只看人安頓  
何如若安頓在人欲上去便把聲色貨利官爵等  
項結果了一生目前自謂快樂不知喪失了自家  
性命千秋萬古卻在一生壞了若安頓在天理上  
去便把聲色貨利官爵等項一切擺脫目前雖覺  
平淡卻全復了自家性命這一生做卻千秋萬古

高子遺書

卷四

十四

的事了所以聖人教人志必於道據必於德依必  
於仁游必於藝這志據依游是人的念頭道德仁  
藝便安頓在天理上了所謂攝心以復性也道不  
在元遠舉目皆是舉步皆是活潑潑在這裏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知味與不知味直是天壤懸隔  
故朱子下箇知此而心必之焉知字最重是夢覺  
生死關據於德德就是這道不志道便迷失了由  
迷失而得所以爲據依於仁仁就是這德不據德  
便不仁了由不仁而仁所以爲依游於藝藝就是

這道德仁但有本領的人看這藝便都是道德仁以之養心不以之汨心所以謂之游沒本領的人看這藝只是藝不是沈溺喪志便是粗心玩忽不可謂之游聖人舉此四者一項有一項工夫一層有一層滋味取要言之只在吾人現前一念不瞞味自家實實落落在人倫日用間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是者決定去做非者決定不去做只這一念更無二念志道者此據德者此依仁者此游藝者此到得此念至純至粹便是上天之載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頭爾

自行束脩以上三章

庚申

聖人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故看書不可作無主意的解說如今說誨便是誨行束脩以上者啟便啟其憤者發便發其悱者復便復其以三隅反者此所謂無主意的解說也不知聖人所誨者何事所啟發反復者何事聖人爲著此道急急皇皇欲呼世人之寐者而醒之自行束脩以上皆向道而來

者聖人未嘗不卽引之大道無柰學者皆看作泛  
泛教誨不自敏求故不憤不悱不以三隅反聖人  
亦遂無如之何也憤悱三隅反說盡求道者精思  
力踐模樣皆專專在一處求聖人亦專專在一處  
開之憤是無罅縫可入心懣悶之甚悱是明明看  
得在眼前心欲言而口不能達三隅反是平日用  
力既淡聖人舉著一隅便知三隅皆是此物若無  
此三樣是不知當人有一件大事未嘗一日用其  
力何從啟發而復之可見誨在聖人學須自學方  
高子遺書

卷四

六

及門之人未嘗不可入道在門牆之久至道不可  
得而聞也

葉公問孔子章

甲寅

子路所以不對葉公之問不是以葉公不足言亦  
不是以聖人難言孔門自顏子以下實見不得聖  
人要領處葉公忽然問著子路茫然罔措不知所  
以對也夫子於子貢子路每每時切提醒此處又  
更透露曰女奚不曰責之者淡矣曰其爲人也示  
之者淡矣夫子明見得天下莫有知其爲人者須

索自說然原自說不得的須索人自見說箇發憤忘食必有一件大幹當的事在說箇樂以忘憂必有一件大受用的事在說箇不知老之將至必有一件進進不已的事在顏子則便默識子路若會疑也須問夫子爲著甚事而終不能也夫子見他不能對直代之對令他思而再問子路便道只教他對葉公者如此依舊耳中過了今日當大家窮究聖人所以能忘食忘憂忘老者爲著甚事若不知此事卽不知聖人爲人不知聖人爲人卽不知

高子遺書

卷四

七

自家爲人

二三子以我爲隱章

甲寅

當時門人亦不是疑聖人有所隱而不以誨人只是認聖人人倫日用是一件神化性命是一件謂聖人所可見者非其至也其至處則隱而不可見也審爾則忽略現前懸慕高遠不成學問了故聖人提醒之如此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一句極活的話意在言表要看箇者字謂爾以我有隱乎爾則我平日這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是何

物此卽是某也爾又於何者求某乎此無他只一箇道理而已矣但這道理從聖人身上發揮出來便如天工變化神妙不測所以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便悟得此不是在聖人身上求的只求諸己卓然便在這裏今日要認是某也都不離自己認得自己真方信聖人真無隱乎爾

仁遠乎哉章

乙卯

人心道心非有兩心一撥轉便天壤懸絕聖人於高子遺書

卷四

六

此常示轉換法如欲富貴惡貧賤人心也而轉之爲不處不去之仁欲立欲達人心也而轉之爲立人達人之仁論語中兩說欲仁仁如何欲又如何至此是卽刻可驗夫欲者人之心也仁者心之道也以心欲道卻成兩箇了不知只是這箇心逐物而外馳便是欲反躬而內斂便是仁由馳而斂卻如由外而至者然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是聖人教人點鐵成金超凡入聖最捷法念頭撥轉向裏便是或曰人心內斂如何便爲仁曰仁是生生

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體都是何曾有去來有內外自人生而靜以後誘物爲欲遂認欲爲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卽仁也別尋箇仁卽誤矣曰如此不幾認心爲性乎何以言心不違仁曰心性不是兩箇但看人所達何如程子謂人心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者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達則卽心卽仁不達則心只是心看人自得如何心不違仁者其心常仁如日常明耳常聰之謂人心常收斂卽常仁

高子遺書

卷四

九

矣此一轉念是生死關頭千聖都從此做成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癸丑

嘗疑聖人之學汲汲孜孜如有所追求焉要及這一件物事如有所奉持焉惟恐失這一件物事不知是甚物事子細研究原來只是這一箇心但孔門心法極難看竝不是懸空守這一箇心他只隨時隨處隨事隨物各當其則須合一部論語來看方見蓋這箇心不是別物就是大化流行與萬物爲體的若事物上蹉失就是這箇蹉失聖人亦別

物事已說  
明白不曾  
說得工夫  
聖人自思

無勞攘只順事無情物各付物但無走失爾所以  
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此所以爲天德學者不知  
本領的只去事物上求卻離了本知得本領的要  
守住這箇心又礙了物皆謂之不仁這裏見得方  
知聖人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章

達巷黨人稱大哉孔子誠然其大也稱博學誠然  
博學也稱無所成名誠然無所成名也句句說著  
夫子然稱其大也以博學稱其博學也以無所成

高子遺書

卷四

三

名句句說不著夫子夫子以其似是而非故說破  
見學有所執以成名者射御之數而已然則聖人  
所以爲聖人者如何如太虛然四時自行百物自  
生無所不有實無所有此所謂天理也聖人於世  
間人欲病痛能去得淨盡不能於天理本分上加  
得毫末吾輩擇者擇此執者執此不然是擇射御  
之擇執射御之執而已

絕四章

辛亥

吾輩學問只要復性吾性蕩平正直合下與天地

暗體原虛  
羞之謂正

同體自有軀殼以來便有箇我便將極廣大的拘局做塊然一物將極靈妙的障礙做蠢然一物從我上起出意來只會要長要短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只會見長見短同之則喜異之則怒終日起來但是作好作惡偏黨反側去了從我起意從意成我中間遞生固必只此四者滾過一生自家真性時時現前如隔千山了不知爲何物也聖人直下便絕此四者何以絕之只一箇毋字而已此毋字只是箇醒字一醒便毋了何者今人錯認這意是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我的心故終身沈迷而不返若猛然自醒這箇不是便當下豁然這箇毋字方是我的真心必須體認得這箇明白方立得主宰方得心君出頭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聖門四教四絕同是教法毋正所以絕之正要人下工夫若作無便不是了從古無現成的聖人故聖人無現成的說話絕而用毋聖人原做常人的工夫但毋而便絕常人到不得聖人本體耳夫子自言無可無不可孟子稱夫子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善原無物  
執得箇太  
虛之體方  
謂能執方  
識誠之之  
宗旨

速正是絕意必固我處或曰中庸言固執何也曰  
毋意必固我所以擇善也擇善而拳拳服膺更不  
入於意必固我所謂固執也擇善固執方是絕四  
故曰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夫子聖者與二章

癸丑

此兩章聖人一自以為無能一自以為無知天下  
萬世視聖人不可及者以其無所不能聖人卻自  
以為不過少賤之鄙事以其無所不知聖人卻自  
以為不過鄙夫之兩端然則聖人所能者何

高子遺書

卷四

三

事邪曰但看赤子有伎倆否有知解否其所知能  
不過孩提愛敬已耳聖人亦然不過盡得孩提愛  
敬已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聖  
人果在多知多能真不可學若不在多知多能豈  
不人人可為人人有聖人知能卻自埋沒了終身  
矜己誇人不過就聖人所鄙者拾得一二而已豈  
不棄家珍而襲臭腐乎

顏淵喟然歎章

辛亥

此章書向來為註中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一旬所

疑更理會不來若說道體是人人具足處處充滿  
雖曰神化無方然卻冥會卽是以顏子默識默成  
於此豈有間隔若云仰鑽瞻忽是顏子於道體全  
是恍惚想象了況竭才之後止見卓立尚未與道  
爲一卓立之後又歎末由是終身與道爲二豈成  
箇顏子以此懷疑不信及味程夫子之言乃始躍  
然程子曰此顏子淡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蓋喟  
然之歎直歎夫子不是歎道體道體是古今聖凡  
所同夫子是古來聖人首出故仰之彌高無階可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升鑽之彌堅無門可入在前在後無定本可據當  
時只有顏子能知之亦惟顏子能學之蓋顏子與  
夫子止差得一閒故一古要學夫子卻是聰明才  
智一毫使不著幸得夫子循循善誘博之以文約  
之以禮方知夫子雖神妙也從這裏來這便是夫  
子的階梯夫子的門戶夫子的定本博約得一分  
見得夫子一分博約得十分見得夫子十分至竭  
才之後夫子真面目真精神徹底呈露了一箇夫  
子卓然立於吾前矣然見得愈親切覺得愈神妙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所以爲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末節是申明首節竭才  
正是仰鑽卓立正是瞻前末由正是忽後也此章  
書爲一部論語的門戶夫子是生民以來第一箇  
人顏子是善學夫子的第一箇人如今就論語中  
求夫子真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可下手幸得  
顏子提出這箇法門周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在此但博文約禮近世都說向心境上  
展轉元虛去令學者止是作弄而無實功考究孔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顏當時博文只是詩書禮樂約禮只是躬行實踐  
吾輩今日將經書熟讀淡淡就是博文將聖賢所  
言一一體之於心見之行行之實就是約禮至於  
所謂日用動靜之文洗心心也藏之約自在其中不  
必言也

子在川上章

已未

生生之謂易無刻不生則無刻不易無刻不易則  
無刻不逝所謂造化密移是也在天地如此在人  
身如此在物物如此但不以得而見可見者無如

川流故聖人指以示人云如斯夫者正謂物物如斯也此是人的性體所謂天德人自迷失了如何迷失了自有生以來此箇真體變做憧憧妄念一般流行運用不舍晝夜遂沈迷不反學者有極親切工夫但猛自反觀此憧憧者在何處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卽是真也緣真變妄故轉妄卽真如掌反覆反覆皆此掌也若欲滅去此妄別求真性如何可得故程子曰若說有不好的性請將好的性來換了此不好的性正謂此也朱子欲學者時時省察不使毫髮間斷不是教人將省察念頭接續不間斷此真體原自不舍晝夜人間斷他不得但有轉變耳時時省察不令轉變久之而熟乃爲成德也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衣敝縕袍章

甲寅

當時夫子看得子路甚鄭重曰其由也與眼中真不多見也引詩贊得甚鄭重曰何用不臧直是可立躋聖地也何也夫子之學下學而上達卽學卽達不離當下如子路這樣曾襟潔淨峻偉一達便

是更無階級所以夫子每每提醒他如是知也知德者鮮矣之類是也到此又直揭他真本領出來令他自認自家寶藏而子路卻把做兩句詩諷誦起來記者下箇終身字大妙這一誦便是子路一箇終身了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要看死煞了聖人言語如化工造物豈有死死煞煞便說何足以臧之理蓋借詩言又轉一箇端緒若曰是道也所謂何用不臧者果何足以臧乎使子路淡思之也子路之病不在自足在於自昧若不自昧真高子遺書

卷四

美

可自足日進無疆之道原在識得自家本無不足也今人往往好說當下不知習心習氣一團利欲膠固窒塞知他當下是甚麼樣必如子路不伎不求卻當下便是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庚申

子張之學是闊大的於細密處有不足焉子夏之學是謹細的於闊大處有不足焉二賢正相反子貢善方人故舉以為問非是欲評定人品正欲辨明學術夫子一過之一不及之而曰過猶不及蓋

學此中  
善入心則  
正其時又  
文法中

夫知中友  
主於和及  
在人心則  
和出於中

言都不是也於此極可窺見聖人之學聖人之學  
中而已矣過者求之高遠蹉過去了不及者局於  
近小見不及了所以一般迷失若欲求師之過俯  
而就焉就商之不及企而及焉兩下補湊以為中  
豈有是處然則吾輩將何以求中非直窮其源不  
可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真窮源矣然  
猶未也此中從何而來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一降衷一受中此中之所從來  
也然何以謂之中要知天地間一太和之氣而已

高子遺書

卷四

毛

易曰天地絪縕此所謂太和也人之生也得此以  
為生既生也得此以為心渾然在中通徹三極情  
識未動純是此體故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  
中節不失此體故謂之和一切學問不過保合此  
而已有這體方有這用故能動靜云為無過不及  
之差聖人精一之心乃其體也學問迷源只做得  
師商之學吾輩何敢輕視師商然辨學則須閉眼  
孟子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  
子

手不釋卷

回也其庶乎章 丁巳

程張二夫子俱將屢空作心空若顏子之心屢空則是頗復也何以爲顏子朱夫子作數至空匱其味無窮能數至空匱略不經心其心還有不空者否此方是真空至於子貢貨殖又爲不善看者說壞了顏子屢空全不算計此爲受命子貢未免算計不至屢空此便是不受命受命者生死一聽於命如夫子明日遂行在陳絕糧之類惟顏子能之子貢貨殖但未能受命耳夫子看得他徹骨徹髓高子遺書

卷四

三

補刊

原見他不是以貨殖累心的其心虛明能億則屢中億則屢中緊根上句說來顏子中道故能屢空子貢貨殖止於屢中中道則不可云屢亦不可云億億則雖云屢中未可云庶二賢品第只在屢空貨殖上判貨字稍未脫體命字遂不到手聖人不受命三字點出萬世人沈冥痼疾亦便指授萬世人換骨靈丹

克己復禮章

乙卯

聖門以禮教門弟子皆使由禮求仁禮與仁皆性

也何以禮之不卽爲仁也曰克己與不克己耳何以謂之己人在大化中有箇身子如大海中一冰此冰是到死不化的若化方知與含生之類同一海水不克己卽使能約禮禮只是禮故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僅可不畔於道未知其仁也克己復禮則禮卽仁矣此是聖人無我之學一直上達天德事惟顏子可以語此夫子恐其易視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復於一日天下卽歸仁於一日如呼吸然最可以觀仁夫子又恐其難

高子遺書

卷四

无

視之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旋乾坤的力量卻是決江河的機括全看根器何如如顏子言下便決矣所以略無疑滯便問其目何以問目顏子是極沈潛的人極細密的學他便知己之蟠根固漏竇多正在節目細微點滴不漏方得根株永拔此是何等見識何等精神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禮在視聽言動之先與視聽言動爲一非此卽勿之非簡點於視聽言動之謂也大綱上克己手勢重細目上復禮工夫密綱如開創

目如守成顏子問目正問守法得視聽言動之說  
便刻刻有事了故曰請事斯語聖門爲仁法程如  
此

仁者其言也訥章 甲寅

只看聖人說仁者其言也訥便把仁者一箇欽欽  
翼翼的形像畫出來便把仁者一段欽欽翼翼的  
心事顯出來司馬牛乃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  
乎聖人是說仁者之言司馬牛是說言者之訥何  
帝天地懸隔凡聽言不會意者類如此若今人便

高子遺書

卷四

三

對他說言者是何物訥言者又是何物都點在虛  
靈知覺上去了聖人便質質實實說爲之難言之  
得無訥乎這難字不是謂天下事難做故言不輕  
說此一難字是千古聖人的心體聖人看得天下  
事無一件是我能的看得君子躬行之事無一件  
是有於我的其難其慎爲也如此言也如此輕浮  
恣肆之意融化無存厚重凝密之體造次不失這  
便是仁凡論語言仁都是樸實頭如此可見爲仁  
只在言行上別無元妙識仁只在此識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章 己酉

讀此章書爲之悚然淡懼夫謂之君子是天地間有數的人其於小人判若白黑矣而猶有不仁者何也聖人說未有小人而仁小人定是不仁不仁就是小人然則君子而不仁其去小人甯有幾何豈得不懼聖人於當世之士自顏子而外未嘗輕下一仁字子文之忠而仁曰未知文子之清而仁曰未知由求赤之才而仁曰不知原思之守而仁曰不知卽以仲弓德行而仁曰不知由此觀之君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子安得以影響冒認這仁然聖人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不待求人的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未見力不足者是人人可做的曰我欲仁斯仁至是刻刻可做的由此觀之小人何至遽自絕於仁蓋旣是小人定不甯去求此所以爲小人若夫君子各因其性之所近守其節之一偏往往自以爲是不知不覺混過了一生真是可惜夫仁者人也仁就是這箇人人只有這箇仁天地間無論身外之物與我無干卽七尺之軀終非我有只這箇

仁是我天之尊爵貴莫貴於此矣人之安宅富莫  
富於此矣朝聞夕可壽莫壽於此矣所以聖人曰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聖人看得如此緊要此是  
何故涇陽先生曰聖人說有矣夫三字有無限警  
動有無限關係自觀人者言之有矣夫者寬詞也  
曰斯人卽有是然而君子也烏得遽夷之於小人  
自自修者言之有以夫者危詞也曰吾誠有是是  
小人也豈不貽羞於君子寬之者扶之也危之者  
亦扶之也聖人之扶陽也如是愚謂爲世所寬其  
高子遺書

卷四

三

危甚矣是以君子以務學爲急

小人莫我知章

丙辰

自顏子亡而聖人天德之學無有知之者子貢雖  
不能知而可與知之故發此歎以啓其問因其問  
而直告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正聖人  
天德之學也非謂吾之學如是故人莫我知正謂  
人莫知其如是之學也三句皆是天理自然如此  
極平常事然惟聖人能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曰知  
我者其天一部中庸聖人只此三句道盡上天之

天人二句  
如此淨谷  
否

載原來卽吾人喜怒哀樂喜怒哀樂原來卽可位  
天地育萬物然則何處更有天而容怨何處更有  
人而容尤何處更有元妙奇特而可舍下達上

君子修己以敬章

戊申

吾輩須各自認得箇己這箇己靈於萬物竝於  
天地不可輕看了他他原生來一私不染萬物具  
備天然完全何故要修只緣有生以後爲氣稟所  
拘自家局小了他爲物欲所蔽自家污壞了他失  
了他原初本色故須要修然修之之法卻甚簡易

高子遺書

卷四

三

直截只爭箇敬不敬爾敬則此心便在這裏耳便  
聰目便明四體便恭謹應事便條理這箇己便是  
修的不敬心便不在耳便不聰目便不明四體便  
積放應事便乖謬這箇己便是不修的只爭這些  
子當下便分聖凡何啻天淵相隔聖人說箇修己  
以敬徹上徹下全體在此大用在此只要人見得  
透信得及子路便信不及便曰如斯而已乎是看  
得這箇己小了看得這箇修己輕了不知聖人把  
握宇宙樞紐萬化都在於此人也以此去安百姓

也以此去安充其分量就是堯舜也做不盡的這箇道理只在眼前平常到極處故人人明白人人不明白大要先看透天下萬事除了修己更無別事若不修己更無一事可做若真真實實修了這己一正百正一了百了何處更要費一點閒心腸枉一點閒氣力今之談學者多混禪學便說只要認得這箇己他原自修的何須更添箇修原自敬的何須更添箇敬反成障礙了此是誤天下學者只將虛影子騙過一生其實不會修有日就污壞

高子遺書

卷四

高

而已若是實修須是整齊嚴肅著不得些怠惰放肆須是主一無適著不得些胡思亂想須是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著不得些輕忽厭倦其初雖不免用力到習之而熟自有無限風光今人又多錯認了這箇敬字謂纔說敬便著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膠膠擾擾只緣不敬若敬便豁然無事了豈有敬而著箇敬在胸中爲障礙之理如今大會中大家雖雖肅肅心下潔潔淨淨便是修己以敬的樣子一刻如此便做了一刻君子一日

如此便做了一日君子詩曰聖敬日躋只要日日躋陸去

知及之章 庚戌

聖學由知而入這知字卻最關係學術之大小偏正都在這裏惟聖人方有全知一徹俱徹知之所及卽仁卽莊卽禮一以貫之自聖人以下便要處處著力仁不能守是知及上帶來的病見不透也泄之不莊是仁守上帶來的病守不固也動之不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則在知之一字此處透一分以下病痛便輕一分所以謂知之一字關係最大古今學術於此分岐何者除卻聖人全知便分兩路去了一者在人倫庶物實知實踐去一者在靈明知覺默識默成去此兩者之分孟子於夫子微見朕兆陸子於朱子遂成異同本朝文清與文成便是兩樣字內之學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來是後一路兩者遞傳之後各有所弊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證見矣吾輩當相與稽弊而反之於實知及仁守泄

之以莊動之以禮一一著實做去方有所就

子欲無言章

戊午

道一也天理之自然曰天道人事之當然曰人道  
人道者求復天道之自然除卻天道別無人道除  
卻人道亦別無天道聖人只言人道凡下學處皆  
人道也凡上達處皆天道也不學於何上達不達  
成何下學門人只述聖人言語去爲學多不知所  
學者何事故聖人直指天道示之天道不可言故  
以欲無言示之以子貢智足以知此故特於子貢

高子遺書

卷四

三美

發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兪前皆是也人人同在  
時行之中同爲所生之物人人覲面不知若知得  
則聖人終日所誨此也學者終日所學此也若不  
知得只是述聖人言語而已故曰子欲無言蓋轉  
子貢聽言語的心路令默識乎此也如何要默識  
乎此此所謂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擇執  
乎此了此便徹上徹下

仲尼焉學章

丁巳

此子貢旣問一貫之後原以多學而識示人也學

在明宗宗未明要多學而識宗既明仍要多學而  
識若識得一以貫之觸處是道無小無大總是學  
無賢不賢總是師不是多學而識者是一道一以  
貫之者又是一道也如曾子一生用力忠恕唯前  
如此唯後亦如此但唯前之忠恕與唯後之忠恕  
天人之隔霄壤不侔耳子貢之多學而識亦然故  
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一語便是子貢一貫處  
然必說文武之道者何故此正是宗傳夫子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易曰周易禮曰周禮寤寐  
高于遺書

卷四

三

欲行者周公之道子思子思仲尼曰憲章文武孟子  
敘道統曰由文王至於子子當時文武宗傳在夫  
子夫子見滿天下人俱在文武道中故觸處玩味  
觸處茹納真如大海與百川相灌相注所謂一以  
貫之亦何嘗不多學而識如今吾輩何所師何所  
學由孔孟而來宗傳在周程張朱昭代憲章卽在  
周程張朱滿天下都是此道道德性命卽賢者識  
其大傳註文義卽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程朱之  
道卽莫不有孔孟之道要在能一貫不能一貫耳

孔門宗傳中庸二字而已了思子恐後世之失其傳故作中庸以傳道也此章首釋中庸二字之義全篇皆推明此義也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說謂之天在人身說謂之性性卽天也若天命之者然故曰天命率此之謂道修此之謂教率者率循其自然天之道也修者求循其自然人之道也然則道也者性而已矣性卽人之性也豈有須臾離人者哉試看不睹

高子遺書

卷四

天

不聞時何如耳目有時離形聲人無時可離道君子所以戒謹恐懼也不睹不聞說時亦可說體亦可不睹不聞之時純是此體也玩乎其所三字便見不睹不聞不落空戒謹恐懼非著相矣此天下之至隱也而莫見焉至微也而莫顯焉所謂獨也獨者獨自之獨各人自知之自慎之而已無他卽人之喜怒哀樂未發者之謂也卽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之謂也未發謂之中何隱微如之中節謂之和何顯見如之大本達道總只在此慎獨者慎

此者也慎之所以致之也此天地所以爲天地故致之而天地位萬物所以爲萬物故致之而萬物有一念不慎中不中和而天命幾乎息矣故握要只在慎獨

仁者人也

丁巳

各在當人之身認仁已極親切而味未盡也須知天地閒這許多人總是一團生理各之則不仁一之則仁故曰仁者人大著眼看這人字入荒只一箇字所以爲仁其最肫肫處則親親爲大耳試

高子遺書

卷四

无

看九經親也賢也大臣羣臣庶民百工遠人諸侯總是這箇人試看五達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總是這箇人若不開得這眼各人其人便是不仁如何行五達道如何行九經行處只此一處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如此看來不知人真不可事親不知天真不可知人只看這天還有兩箇否然則許多人的心還有兩箇否將天字看人字何等明白將人字看仁字何等明白

天一也無窮之天卽昭昭之天然井中之觀非

井外之觀學未豁然者卽在當身體帖猶屬昭  
昭之天故余爲此說以盡人字之味舉似葉參  
之參之曰仁者人也在眾人身上說固見大同  
在一人身上說亦無不盡蓋一人卽千萬人千  
萬人卽一人也夫子語意渾涵原無所不該非  
必合許多人看方見是仁其實一人體仁便能  
通天下之志而道德九經一以貫之矣所謂知  
人者知此知天者亦知此非有二也泥兄之意  
恐不善理會者謂各在當人之身者猶未足盡

高子遺書

卷四

四

仁必大著眼孔知天地間這許多人總是一團  
天理方完得這仁字則失之遠矣參之此說又  
不可不知

不動心章

丙辰

此章是聖賢定志之學人心原是不動的所以動  
者道義不足以貞其志志不足帥其氣也故不動  
心全在志氣上志是箇主意主意一定匹夫亦不  
可奪但看北宮黝孟施舍可見雖萬乘三軍皆不  
足以奪之孟子說箇守字便是志說箇勇字便是

氣說二子便隱然見告子所以不動心說曾子便  
隱然見自家所以不動心不動心之道已竭盡無  
餘矣下特因問明之告子大主意只是不求不求  
者不起一念也他也不要持志也不要養氣一直  
恁地去未嘗不是不動心卻全不是道義了其病  
皆從不知義來故其心爲蔽陷離窮之心其言爲  
詖淫邪遁之言其害至滅裂於政事而爲大亂之  
道孟子知言精義之學也此義何從來天地之間  
道者體也義者用也道義者天地之志也所以帥

高子遺書

卷四

四

剛大之氣剛大者天地之氣也所以配道義之志  
故集義乃生氣也集義集字取鳥集於木之意集  
於義更搖撼不動卽志卽義卽義卽氣非別有氣  
生也義襲襲字取衣襲於外之意若不能集義縱  
有一事兩事偶合於義卻如義來襲於我而我掩  
取之合於此又不合於彼其不合處仍不慊於心  
而氣索然矣旣謂之義故必有事焉必有事者勿  
忘之謂也勿正心者勿助長之謂也除卻告子以  
爲無益而舍之又有一等助長以害之者其爲不

知義一也孟子精義之學又從何來從孔子來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正孟子知言處也乃  
所願則學孔子正孟子定志處也孟子如何學孔  
子其謂智譬則巧是矣可以仕則仕四者正孔子  
中紅心處孟子知孔子正在此處此所謂義也化  
裁於仕止久速而執極不移所謂集義也知一義  
字所謂志者此也所謂氣者此也所謂持所謂養  
者此也豈不爲守之至約至約者哉

孟子道性善章

庚戌

高子遺書

卷四

聖

要識性善只看夫道一而已矣便是註腳夫天地  
之道爲物不二只是一箇故古今聖賢別無兩箇  
此在人直下認取吾與堯舜果是一是二旣是一  
箇這箇果是善是不善此可恍然悟矣悟得這箇  
方知我平日的還不是這箇一切膠膠擾擾做箇  
甚麼一向悠悠蕩蕩成箇甚麼吾性原自充滿具  
足無少欠缺吾性原自潔淨精微無點塵污從此  
豁開兩眼剗住兩足看得世間更無一物入得我  
曾次方是學不知性如行者無家終無住處如耕

者無田終無種處故孟子開口便道這箇此事難  
在一信字信了又難在一爲字當時滕世子有二  
疑一是聖凡之疑謂自己是箇凡人如何做得去  
故孟子將成覲三段破他一是彊弱之疑謂自己  
是箇小國如何做得來故孟子將截長補短破他  
豈特世子人人不上聖賢路只此二疑直將自己  
做得事公然寫甘退所以不但不如聖賢漸次入  
於庸惡陋劣將自己今日便做得事要等待如何  
如何方去做所以終身只不做有此疑者便是病  
高子遺書

卷四

聖

病便須服藥學者痛自參究自家做箇人如何容  
他這等不明不白不乾不淨混帳過了一生如何  
是好參來參去急尋箇出頭必有一朝通身汗下  
如死復生之日此爲瞑眩此爲病瘳不肖同是病  
中人正要共同志依方服藥爾

對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乙卯

孟子七篇俱明性也此章又指出赤子之心來示  
人益明切矣天下人那一箇不從赤子來那一箇  
無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如何無知無能者也此無

知無能者乃良知良能也此良知良能者乃無不知無不能者也自赤子以後外誘於物生出許多知能來人人認這是我心日充日長卻把原來的真心日湮日沒得此則失彼直相背而馳了若猛然警省我今所認的心千般萬樣總從軀殼上起軀殼六尺而已豈不是小當初赤子之心便即天地之心豈不是大不失兩字不要看輕了有多少工夫在須是急急回頭般般放手到那一絲不挂時猛然自省依然還是箇赤子從此戰戰兢兢高于遺書

卷四

器

惟恐失之方能不失大人一生只照管得這箇在更別無一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

丁巳

幾希者差不多也吾輩試研究果在何處文公先生曰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粹然人與物異然仁義禮智者五行之德禽獸不能外五行而生何能外五行之德爲性其所以偏而不全塞而不通者何故細看乃知孟子文字之微妙也其下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人只有這一

點明察是異於禽獸處明察者何也乃知覺運動中之天則仁義禮智中之靈竅知覺運動固物之所同這一點天則卻不同仁義禮智非物之獨異這一點靈竅卻獨異雖以舜之大聖異處只此些子耳謂之幾希真幾希也再看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章庶民去之只在不著不察所謂幾希愈明白矣然這箇明察人人具足卻在何處去了知誘物化以後都變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見中全不向人倫庶物上來所以不著不察然一轉頭私智小

高子遺書

卷四

望

天下之言性也章 癸丑

孟子謂天下之言性者何其紛紛也只須道一箇故而已矣何謂故原來故物也就一人言之自有生以來原是如此的就天地間言之自有生人以

來原是如此的千萬人也如此千萬世也如此聖

也如此凡也如此不會有些子差池性原是拈不出  
的只看這箇故便自了然當下可認取但不可  
造作壞了他所以故者必以利爲本利者不鑿之  
謂也鑿便造作壞了今人皆以能鑿爲智不知正  
是智之可惡處這箇智就是故只以利爲本但看  
禹之行水當入江的還他入江當入海的還他入  
海此之謂行所無事此之謂利此之謂智卽如天  
之高星辰之遠今年的便是千歲以前的一般是  
這箇故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得所以曰天

高子遺書

卷四

吳

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孟子此章最奇特拈一箇  
故字便把有生來難描難畫的本色和盤託出來  
與人看更不須弄一些元虛拈一箇利字便把日  
用閒無窮無盡的工夫一口道出來與人做更不  
須用一些伎倆次節便是利字註腳三節便是故  
字註腳看得二字透真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己未

此章正孟子願學孔子處凡謂之聖人皆純乎天

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同是盡性的人如何有清  
任和時之異蓋未至大中至正處猶未免稍有意  
在稍有意在便於全體有未滿處於妙用有木圓  
處夫子一生自言有兩語最要曰無可無不可曰  
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其全體也無可無不可其妙  
用也夫子曰無可無不可孟子則曰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夫子曰一  
以貫之孟子則曰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玉亦八  
音之二耳全重兼總條貫金一聲而眾音翕然竝  
高子遺書

卷四

聖

作玉一振而眾音寂然俱止舉金聲玉振而入音  
一貫矣故曰始終條理聖人知在一處知故萬理  
具備行在一處行故萬行具足知聖巧力一到俱  
到更不分輕重孟子以樂喻聖人全體以射喻聖  
人妙用二節只說孔子聖之時不涉三聖三聖聲  
調自別各自成家不可謂是一音之小成不可謂  
力有餘而巧不足知到處自然力到無力到而知  
不到者孟子願學孔子豈獨是一生志願便是萬  
古法程看來夷尹惠真學不得夫子之時是人心

同然天則自古至今自凡至聖到這紅心處便俱對鍼此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之聖反是人人可學吾輩若真發願要學孔子畢竟覩著這紅心這紅心何在孟子固言之矣人之所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是也這便是極時的只依著他自然體無不備用無不妙

性無善無不善章

壬子

道性善是孟子宗旨此章正孟子所以道性善也當時論性有三種謂可善可不善是認習爲性謂

高子遺書

卷四

吳

有善有不善是認質爲性俱在粗迹上看更不足道獨告子實有所見無善無不善儘是元妙須要總看他論性處識得他所認爲性者杞柳謂他是箇無雕琢的湍水謂他是箇活潑潑的總是天生見成的如食色然生來便如此豈是人學得的這裏著不得箇善不善何處要人用甚工夫仁義禮智不過世間幾箇好名目逼人做的反弄得人不自在了此所謂外鑠也孟子則謂這箇果然是天生見成的但不是這箇沒頭沒腦渾沌的物事

他極有條理有典則你看他當惻隱便惻隱當羞惡便羞惡當辭讓便辭讓當是非便是非這便喚做仁義禮智不是別有箇仁義禮智在外面強逼人認得不同告子認是渾沌虛無的孟子認是仁義禮智的這一件是何物生是也心也是他性也是他情也是他才也是他若認是渾沌虛無的便見是無善無不善一直還他渾沌虛無便了不須思不須求不須盡其才所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高子遺書

卷四

巽

者此也若認是箇仁義禮智的便見是善便須思便須求便須盡其才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試看物則秉彝豈不是善豈不是天生見成的這箇生孟子告子同在發出來處看但孟子妙處將惻隱等四者換卻他食色便條理秩然聖學異端其分岐處只在毫釐間

乃若其情三節

戊午

孟子拈出情字證性之善拈出才字證性之無不善固矣然人之爲不善畢竟從何而來爲卽才也

非才之罪是誰之罪與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  
泛然思慮之思是反觀也吾輩試自反觀此中空  
空洞洞不見一物卽性體也告子便認作無善無  
不善不知此乃仁義禮智也何者當無感時故見  
其無及感物而動便有惻隱等四者出來何善如  
之隨順他天然本色應付去何善如之故曰乃若  
其情則可以爲善可以爲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則  
人是蠢然一物信著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  
義禮智之才皆爲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  
高子遺書

卷四

平

才則爲不善豈才之罪邪然則如何爲盡其才曰  
只於四端知皆擴而充之

富歲子弟多賴章

甲寅

此章喫緊在聖人與我同類者一句凡同類者無  
不相似常人與聖人相似在何處只一點心之同  
然處也然心之所同然不是輕易說得的只看口  
之於味必須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於聲必須  
師曠之音天下方同目之於色必須子都之姣天  
下方同不然畢竟有然者有不然者說不得同嗜

同聽同美也心之理義何以見得天下同然須是  
悅心者方是卽如今人說一句話處一件事到十  
分妥當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盡同所以  
理必曰窮理義必曰精義不到邛至處喚不得理  
義不足以悅心不足以同於天下夫人所以易於  
陷溺其心者何故只緣無悅心之物故外物皆得  
勝之而牽引萬端若到得自家悅心處人心同然  
處便是聖人所先得處此是凡聖對鍼合縫更無  
毛髮差池孟子所謂性善所謂人皆可爲堯舜俱  
高子遺書

卷四

至

在此處認取此處下手也

牛山之木章

乙卯

從古聖人未曾說氣至孟子始說浩然之氣始說  
夜氣最爲喫緊何也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  
所謂虛空卽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有理的  
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卽爲心以其有條有理在人  
卽爲性澄之則清便爲理淆之則濁便爲欲理便  
是存主於中的欲便是枯亡於外的如何能澄之  
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養夜氣是也一是人道當

然之養操存是也操者何志也志帥氣者也操存愈固夜氣愈清夜氣愈清操存愈固此是天人相合處平旦幾希正見道心之微操存舍亡正見人心之危若養之純熟莫知其鄉之心便是仁義良心更無出入可言仁義良心便是浩然之氣亦無晝夜之別矣

雖存乎仁者節

己未

孟子養氣章以集義生氣是氣生於心也此章以夜氣存心是心存於氣也然則氣與心何以別之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天地間充塞無間者惟氣而已在天則爲氣在人則爲心氣之精靈爲心心之充塞爲氣非有二也心正則氣清氣清則心正亦非有二也孟子說不動心工夫在養氣說養氣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格於物是終日常息也常人無終日之功須假終夜之息夜氣者氣以夜而息息至平旦稍稍清明故曰平旦之氣格之反覆則終夜不足以息之故曰夜氣不足以存然則息之義大矣哉氣息則清氣清則爲仁義良心心存則爲浩然正氣也今

人以呼吸爲息大謬矣息者止息也萬念營營一齊止息胷中不著絲毫是之謂息真能持志集義者自能通乎晝夜而息也

仁人心也章 癸丑

世上人說著心誰不曉得終日思量算計的便是孟子說這箇不是心仁人心也說著路誰不曉得終日行來行去的便是孟子說這箇不是路義人路也世人箇箇曉得路孟子看來卻箇箇舍其路而不由世人箇箇曉得心孟子看來卻箇箇放其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心而不知求然則動步就是差的動念就是差的迷昧顛倒至死後已豈不哀哉人有雞犬放無有不知求者做一箇人只有這一箇心卻放而不知求何邪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他一箇身子隨著世間滾去飢便思食渴便思飲見色逐色聞聲逐聲終日營營非名卽利何處覺得有甚放心所以全要學問學問才曉得有這心才曉得這箇心故不放如何爲放不仁便是放如何爲仁不放便是仁曰然則這思量算計的是何物曰這就是心只

緣放了放如流放竄殛之放必有箇安置所在或在聲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這裏所以曰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才知便是求才求便是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心一仁這終日行走的便是義非別有路也只這些關捩子聖凡相去直如霄壤可畏哉

徐行後長節

丁巳

此是孟夫子指示人爲堯舜的設法至顯而易知又至微而難察至簡而易入又易失而難久非細

高子遺書

卷四

語

心密意在日用煉習不可試察徐行一步是何意思不知不覺已是弟的心腸了便在堯的路上行疾行一步是何意思不知不覺已是不弟的心腸了便在桀的路上行日用間種種只是這箇關頭如作事占些便宜便是疾行冒喫些虧便是徐行非義之得要便是疾行不要便是徐行非禮之色視之便是疾行不視便是徐行非意之加較之便是疾行不較便是徐行諸如此類如在岐路口一邊往堯一邊往桀間不容髮認得路頭明立得腳

跟定非能自得師不可歸而求之有餘師如何曰  
只這一點不敢疾行的便是真師

盡其心者三章

丙辰

同是一箇命理一分殊一者千萬人千萬世是一  
箇殊者一人是一箇一者心性也殊者壽夭貧富  
貴賤之類是也一者雖命於天把柄卻屬之於我  
殊者雖受於我把柄卻屬之於天把柄屬之我故  
雖有昏明彊弱不同卻由我自立把柄屬之天故  
雖隨遇可盡道卻聽天作主今人所以營營擾擾

高子遺書

卷四

垂

費盡了不當用的心腸只緣不知聽命所以悠悠  
蕩蕩蹉盡了當用的工夫只緣不知立命此三章  
首章言立命次章言順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  
求有益於得又言立命事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是求無益於得又言順命事也其實只一箇知性  
便能立命便能順命天壽不貳修身俟死又是順  
命處盡其道而死又是立命處原非兩事知得順  
命一毫心腸不閒用知得立命一刻工夫不浪廢  
方得精神并歸一路

萬物皆備章 癸丑

萬物總是一物故一物皆備萬物我亦一物也萬物一我也卽萬爲一故藏密處不容一些散漫人被物欲牽誘卻全散漫了故須反身反身而誠卽一卽萬取之逢原何樂如之卽一爲萬故推行處不容一些隔礙人被物欲封閉卻全隔礙了故須強恕強恕而行卽萬卽一渾然同體何仁如之反字強字千斤萬兩天地原是一闔一闢故學問只是一闔一闢

二節闔關  
不同同歸  
用力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人不可以無恥章 戊午

孟子剔發人恥心曰人不可以無恥曰恥之於人大矣又欲人以無恥爲恥其鄭重如此但不知恥是恥著甚事孟子固明言之恥者恥不若人也然人是何等樣人不若人是不若人何等樣事世人恥不若人或恥技藝不若人或恥富貴不若人非但不足恥且是不當恥恥不若人須認得這人字人是一世萬世一人萬人對同一樣的有不相似的便是不若人如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之類是人人本來如此  
雖至聖人原不曾加得些子走了這樣便不若人  
若爲機變之巧便與這箇相背而馳彼看得這箇  
人全沒些要緊這箇恥何處用得著故曰無所用  
恥蓋彼原不要若人又何若人之有孟子兩處言  
不若人此與無名之指同看更明白人人手具十  
指有不若人便以爲惡人人心具四端有不若人  
曾不以爲恥何也有能忽然以此之無恥爲恥者  
乎便是超凡絕類的人天下可恥之事更不能加  
高子遺書

卷四

五

於其身矣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辛亥

孟子道性善是言人人所同也此言君子所性言  
惟君子有之者也性之所以爲善者以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者求則得之者也惟君子能求而得之  
四者之入於心如木之於地根深柢固故能發榮  
滋長暢茂條達而生色也不然則何分定之有分  
者分也天之生物人人分與全副家當分得爲分  
本分之內無纖毫欠缺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

爲事而必曰尚志正謂志方是真仁義尚志方是真爲仁義如今人一切苟且爲非仁非義者總是非志不立若尊尚此箇志來便浩然常伸萬物之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孟子一生得力只操持此志

道則高矣美矣章

乙卯

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易知易能而疑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何以故蓋夫子平生只說一學字

高子遺書

卷四

堯

卽說聖說仁總是說學世人不知學之一字是極微妙的乃以爲淺近孟子平生只說一性字卽說孝說弟總只證性世人不知性之一字是極平常的乃以爲高美是皆不知法度出於自然非人所能爲也孟子所謂繩墨穀率者在如論道德必稱堯舜論征伐必稱湯武乃所願則學孔子是也學問窮到至處方是繩墨方是穀率方是性然此箇道理亙古亙今充天塞地隨人具足拈著便躍然當乎吾前此所以爲中道惟實用力者方知之

故曰能者從之孟子所謂性便是孔子所謂學若非孟子指其源頭竭其分量學者不輕視聖人之學而別慕高遠陷於異端卽誤視聖人之學而安於卑近墮入庸俗矣

高子遺書

卷四

李

高子遺書卷五

會語 一百則

門人

周彥文同輯

程夢暘小引曰先生之學主於復性不以敬  
人更爲敬而認敬卽性不以身爲身而認身卽天  
蓋其得於窮理者深乎

通書曰一者無欲也程子云心有所向便是欲可  
見程子之主一自周子來無適卽周子之無欲  
也

朱夫子三樣入敬法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曰收

高子遺書

卷五

斂不容一物今日吾輩胷中勞勞擾擾千萬物  
俱容在此豈止一物若要免此須是常惺惺要  
惺惺須是整齊嚴肅三法又有次第  
凡事行不去時節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  
不去者卽是格物

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箇著落所謂困心  
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

先生謂友曰愁苦處能放得下便有進道之機須  
是討出箇究竟纔放得下所謂窮至事物之理

也自古聖賢豪傑多從困苦中得力人若從此逼迫出便可向道

聖學正脈只以窮理爲先不窮理便有破綻譬如一張卓子須要四隅皆見不然一隅有污穢不知也又如一間屋一角不照卽躲藏一賊不知也

彥文問曰靜中何以格物先生曰格物不是尋一箇物來格但看身心安安苟身心稍不安妥便要格之因甚不安妥彥文曰若妥妥時如何先

高子遺書

卷五

二

生曰妥妥便要認認卽是格物也

大學所重在知本若不知修身爲本格盡天下之物也沒相干

學問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無欲便是性

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所以孟子說反經二字

真是爲善最樂不要說一生平穩卽反思此身乃

父母所生我不曾做辱親事豈不至樂此身乃

天地所生我不曾做欺天事豈不至樂人有生

必有死到瞑目時無累心事豈不至樂

主宰定更無物可奪得舊曾患牙腹痛不可忍纔  
主得心定其痛隱隱退去稍怠痛忽至矣可見  
古之忠臣義士只是一箇主宰定雖殺身也不  
知痛

無爲其所不爲是孟子道性善處性中原無他物  
因性中本無故不爲不欲若只在不爲不欲上  
求吾人終日除不爲不欲之時須有空缺此空  
缺時作何工夫如何說如此而已矣

高子遺書

卷五

三

悟修二者竝無輕重卽如仁義禮智四字言仁智  
處皆是悟言禮義處皆是修悟則四字皆是修  
修則四字皆是悟真是半斤八兩

麻城周中興問曰不肖生平習氣用事見人是非  
直言無隱鼎鑊不顧自謂只全得這點直性先  
生曰這只是直之一節直字不可容易看人之  
生也直直便是性易言敬以直內必敬方能直  
聖人下字極妙直字便將箇罔字對了罔者冥  
然無覺悍然不顧如投火之蛾入網之魚有不

夫死者乃幸而免耳不問便直又曰既知習便可  
知性不是除了這習別有箇性卽如喜怒哀樂  
一終日習於其中而不知不知只是習知得便是  
中性知者知其未發也未發的模樣便是發的節  
若喜怒哀樂發時一如未發模樣豈不太和元  
氣所以吾輩工夫只在未發培養渙厚合四者  
中之來捨拽不動方是性學中興曰此道理真有  
兩條路但須揀正路走先生曰只是一條路學  
者是一箇明眼的人高低埤坳了了行去不至

高子遺書

卷五

四

蹶躓常人卻像盲者小心的還知策杖而行大  
膽的便墮阨落塹只此一條路也  
中興又曰今而後不肖知凡閒是閒非俱不必管  
也先生曰爲學之人何處非學但入耳目便非  
閒事增何限觸發何限警省更無不關己事也  
中興曰學問只是求心要緊先生曰孟子只說求  
放心不說求心此心充塞無間放是枯於一處  
了知其放依舊停停當當切忌騎驢覓驢  
先生曰孟子囂囂二字不得入手全無受用處苟

無囂然於湯聘的心腸早有翻然而改的行徑  
未有不爲富貴所魔者頃之謂門弟子曰吾輩  
閒話且休說人生幾何悠悠蕩蕩今年是這般  
人明年是這般人心性不會透得一步經書不  
會透得一部好事不會做得幾件好人不曾成  
就得幾箇如何如何不可不大家警省也

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聖  
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  
人不謂之好學

高子遺書

卷五

五

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  
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卽乾元  
也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  
自許許顏子一人

彥文問曰曾子聞一貫其學亦微矣夫子猶不許  
之好學何也先生曰在聖門聞一貫還是入門  
之學非終身結果之學也且曾子在聖門最小  
聞一貫時纔二十歲外彥文曰曾子之聞一貫  
是知大頭腦矣纔知本領做工夫到啟手啟足

之時學問結果矣先生曰然

彥文問曰夫子靜中光景何如曰念頭頗少但應

接多了便浮氣不定伊川先生云定心氣心氣

最難定

一貫是忠恕悟處忠恕是一貫修處

意識情俱是不好一邊若誠其意智其識性其情

道理又只是一箇

學問見了獨體然後算得性學不是念頭上見底

若念頭之獨便有斷滅見得此體隨處是獨而

高子遺書

卷五

六

無對也若有古今人我內外便是二致

靜以見性見性自靜言性則無窮言才則有限

人一身都是心在目主視在耳主聽在心主思心

在則爲心官心不在則爲耳目之官非別有耳

目之官也夫子所謂九思是言心官當位心官

在目則目自明在耳則耳自聰

當下孝弟之事不做只管講孝弟孝弟是甚東西

夫子云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孝弟兩字

不是聖人造作出來見親生之膝下有此真愛

便名之曰孝又因漸長而日嚴因嚴以教敬有  
此真敬便名之曰弟人生何時能忘此愛敬故  
又隨處愛敬卽隨處是孝弟故曰愛親不敢惡於  
人敬親不敢慢於人

彥文問曰喜怒哀樂未發便是敬以直內否發而  
與皆中節便是義以方外否先生曰然  
讀書如喫飲食喫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見  
在胷最難得入道昔有人延一名師教其二子  
者謂師曰二生長者有工夫易爲力次生全無

高子遺書

卷五

七

工夫須費力也先生試之謂主人曰所云正相  
反以者只須與之搬進去長者還要搬出來了  
再搬進去  
吳心矩問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何也  
先生曰故者所謂原來頭也只看赤子他只是  
原來本色何嘗有許多造作

反身而誠四句先生曰近看來日用受用只此二  
句親切反身而誠是無事時工夫強恕而行是  
有事時工夫一不誠便不樂一不恕便不仁反

身是立本之事強恕是致用之事終日如此自當進益

初時工夫要在靜時做靜時工夫要在動時用動時差了必是靜時差譬如吾人靜時澄然無事動時一感卽應只依本色何得有差別者剝落剝而後復人自孩提終日要長要短到長大便要名利要貨色種種膠固無出頭處而今吾輩學問正要逐漸剝去使之剝盡始有復機然須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

高子遺書

卷五

八

力譬如這箇橘子去皮纔見瓢去瓢纔見子子分兩瓣兩瓣中間纔見一些子芽這芽還不是直等乾元一至從芽中發出者卻無形可見方是真體

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卽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復行明善也只要自己冒去明便好師友只好說說了不冒行終沒柰何

學者靜坐是入門要訣讀書靜坐不可偏廢伊川先生曰節嗜欲定心氣靜坐卻是定心氣之法

彥文問心與氣何以分別先生曰心之充塞爲氣  
氣之精靈爲心譬如日廣照者是氣凝聚者是  
心明便是性

學者於理氣心性一一要分割得明白延平先生  
默坐澄心便明心氣體認天理便明理性

聖門言仁只是說行處多如視聽言動恭寬信敏  
惠五者行於天下俱是說行只如此體帖便知  
爲仁之道

彥文問曰聖人時時對越上帝何又要三日齋七  
高子遺書

卷五

九

日戒先生曰聖人雖無時不敬平常不廢應接  
至祭祀時皆謝絕收斂精神以對鬼神耳

彥文問曰聖人臨死順之乎收斂精神乎先生曰  
此處如何著得收斂  
彥文曰近覺坐行語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  
是得力處心靈到身上來了但時時默識而存  
之

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卻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  
其元氣戒鬪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

子言持志戒卽是持志也  
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如某人見地最好與  
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是以知  
虛見無益  
有友言體認與揣摩先生曰體認者是實有這件  
在此若與人相會已見其人又細認之揣摩者  
是未見其人而想像之朱子曰因其所發而遂  
明之發處卽是實有這件矣但人都覲面蹉過  
是見其人不知認也

高子遺書

卷五

十

學未有得則敬以求之旣得則敬以守之卽聞道  
者主敬工夫與未聞道一樣做人  
有一人兄弟不和至刻說帖其人忿忿不平訴之  
先生先生曰兄弟相殘大不祥要之釁端必自  
取今不若只是認罪無論其言之實者卽誣者  
皆自認了只說容我改過卽彼欲訴於鄉黨亦  
聽彼自爲略不與辯從此急回頭大翻身方是

活路

與光問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書著

述之事甚非學者所宜亟亟不得已乃言之目  
一生學問有得力處若無人可授豈忍自私只  
得公之後世總亦出於不忍人之心若文詞何  
用

聖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將他好  
處圈出來卽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  
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

先生曰適於義適亦可莫於義莫亦可此兩句原  
因義之與比一句發無適無莫一味隨義而轉

高子遺書

卷五

七

葉元室先生曰君子之於天下也一句極要體  
會可見君子之所爲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  
若守定一己獨見雖真心爲國爲天下也行不  
去先生曰此豈但眾人不從卽同志中也不從  
須是天下人無論賢智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  
也

先生謂周稗馨曰人生天地間要思量一箇究竟  
此身何來將來何去太極圖引原始反終一句  
卻大關係所謂太極者原始也要原到這裏反

終也要反到這裏

其爲物不貳只是一箇道理惟其一所以生物不測惟不測故神所謂易也故程夫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來可謂盡矣中庸又說一箇鬼神以形容斯理之妙所以說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曰誠之不可揜何等活潑潑底會得時大好過日子所以說昊天曰

高子遺書

卷五

七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由是思之天何嘗離人人何嘗離天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人居天中如魚居水中魚無水不活人無天不生

人亦死在天中蓋須自家生氣接得天著至於養成

浩然則死生一矣

先生曰天在眼前人豈不知只爲說了天命不知如何爲命連天也不知了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喚做命命字卽天宇也彥文曰做人的有天命如做官的有君命一切行事皆承君之命而

行之今做人的不知自家有天之命卻如做官的不知自家有君之命也

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吾輩一語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亂把這神都做壞了學者便須時時照管念茲在茲所謂允執所謂顧諟所謂慎獨只此一事所以古人又說箇惟字曰惟精曰惟一不然不能凝結也不人之靈卽天地之靈原是一箇卻是箇活鬼神倏然言倏然默倏然喜倏然怒莫知爲而爲非鬼

高子遺書

卷五

三

神而何

胷中無事則真氣充溢於中而諸邪不能入真元之氣生生無窮一息不生便死矣艸木至秋冬凋謝是霜雪一時壓住彼之生生無一息之停也不然春意一動其芽何以卽萌人之爪髮卽艸木之枝葉也飲食是外氣不過借此以養彼耳其實真元之氣何藉乎此哉人之借飲食以養其身卽艸木之滋雨露以潤其根

鼻息呼吸乃闔闢之機也非真元之氣真元之氣

生生不息

以上三條非說養生總闡明一氣字與夜氣之論參觀

王南塘先生言可睹可聞皆氣也此句極妙所謂野馬氤氳亦云微矣雖微猶氣也神則無形之可見但一屬神卽是感底朕兆動之幾萌於此矣寂然不動乃誠也學問只到幾處可知幾之上卽不可知

有友曰羅整菴先生言理氣最分明云氣聚有聚之理氣散有散之理氣散氣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說也好若以本原論之理無聚散氣

高子遺書

卷五

古

亦無聚散如人身爲一物物便有壞只在萬殊上論本上如何有聚散氣與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無聚散可言

有友論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箇人所爲處卽天譬之命該做官者必須讀書做文字讀書做文是人然冒讀書做文又是天彥文曰命之所  
有先天也人之冒爲後天也無先天不起後天  
無後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希顏問易先生曰易卽人心今人有以易書爲易

有以卦爻爲易有以天地法象爲易皆易也然與自家身心不相干所以書自著卦自卦天地自天地也要知此心體便是易此心變易從道者便是易之用所以六十四卦聖人說六十四箇以字如君子自強不息者以乾也厚德載物者以坤也非乾而何能自強不息非坤而何能厚德載物乎餘卦又以時言之君子所以如此者以此時也時者易也總是以此也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

高子遺書

卷五

五

須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懂懂往來之心變成寂然不動之心渾是易矣豈不是以易洗心

彥文曰近日吳觀華先生講繫辭謂聖人作易總只要人能變化一部易只說得變化二字先生曰然彥文問夫子大象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箇以字繫辭內又總記兩箇以字看來讀易又只是以此齋戒以此洗心耳又曰一部易只是

說一箇中字又曰不曾看過六十四卦看不得繫辭若不知得繫辭卻也看不得卦繫辭是易原若有入處便可聞道

直其正也何不曰直其敬也敬以直內何不曰正以直內看來敬字只是一箇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言之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

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

高子遺書

卷五

六

无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易是現前的物事看繫辭首章可知只平鋪著看尊卑貴賤動靜剛柔吉凶變化自然而然聖人說一部易卻像不曾說一般源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以此洗心退藏於密隨處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顯諸仁即是藏諸用譬如一株樹春氣一動抽芽發枝枝葉都是春發出是顯諸仁然春都在枝葉卽藏諸用去子言仁曰恭寬信敏惠可見仁都在事上離事無仁密不在寂然不動中

尋又不是舍寂然不動處有密密只是藏諸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與天地都是一  
樣只這憂與天地不同聖人吉凶與民同患百  
姓之憂患卽是聖人之憂患也

有友問太極先生曰太極者據易而言天地間莫  
非易易有太極非易之外別有所謂太極也且  
以吾身觀之吾身是易當下寂然無些子聲臭  
卽是太極周子云寂然不動者誠也誠卽太極  
也

高子遺書

卷五

七

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時用得著如事  
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不當  
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

先生曰詩必以小序爲準國史明得失之迹豈可  
不信但首兩句是真餘皆後儒附會朱子不信  
小序是連真者皆不信矣將許多思賢詩俱作  
淫辭解如雞鳴邱中皆思賢詩也彥文曰詩中  
多以美人喻君喻賢者曰然

彥文問曰大學至善二字卽中庸也先生曰然

中字自虞廷來到夫子只添箇庸字中字得箇庸字纔著實

論語形容夫子溫良恭儉讓從應接處形容子溫而厲還是動容處形容至於燕居乃是從獨處無事時形容今日想像真是一夫子宛然在目中也鄒荆璵問曰天天二字如何先生曰就是桃之天天純是一團生機

有友講以約失之者鮮矣先生曰約只是一箇小心約到至盡處卽道也

高子遺書

卷五

六

先生問諸友曰德之不修出則事公卿看這兩章夫子何等謙退及夫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知我者其天乎看這數段何等自任何也劉本孺先生曰聖人時時以天自對所以自信如此若說工夫便不敢易言之葉元室先生曰正爲聖人日用工夫時與天游故臨患難信得過若常人平日不曾有這工夫臨患難更信不過先生兩然之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生曰天理必與人欲相逆纔

去做難的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隨之又要  
獲了先難後獲方純乎天理顏子克己若紅爐  
未點雪不必言難天下歸仁反從獲上說樊遲根  
器大不同故曰先難後獲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一書大關  
節處學問思辨皆是擇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  
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善從始至終只此一善  
又不是得一萬事畢性道無窮學問亦無窮但  
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高子遺書

卷五

九

有爲者譬如掘井先生曰註中說及泉云仁如堯  
孝如舜學如孔子此是詣極的及泉然入門便  
有入門的及泉不得入門之泉終無詣極之泉  
周子言誠者聖人之本卽泉也吾輩當下一念  
反觀沖漠無朕便是原泉九仞特爲不及泉者  
言掘井一切而及泉不可謂之棄井也

朱夫子之言俱是用上說使人可知可行孔子教  
人亦只是說用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秦漢學者俱

在訓詁上求更不知性命爲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出性命到微妙矣朱夫子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若知孟子之言便知孔子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語語著實五經四書註俱是漢儒專門傳受俱有一箇來歷後來宋諸大儒又費許多心思逐句逐字稱斤估兩定下冒細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說出許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謂新奇正先儒所贖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嘗云四書註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稱量過來若人不會用得某許多工夫卻也看某底不出其註書時與敬夫伯恭兩先生往來書簡雖有一字不安辨論數番後人未曾見到反議論前賢眞無忌憚也

薛文清呂涇野二先生語錄中無甚透悟語後人或淺視之豈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嘗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腳踢實地做去徹始徹終無一差錯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謂悟者乃爲迷者而言也文公先生自七八歲時與羣兒游端坐

畫八卦看孝經便書八字曰人不如如此便不成  
人是何氣象

氣節而不學問者有之未有學問而不氣節者若  
學問不氣節這一種人爲世教之害不淺

彥文問漢末管甯何如人先生曰高士也未透性  
之曾子

彥文問康齋與白沙透悟處孰愈曰不如白沙透  
徹胡敬齋先生何如曰敬齋以敬成性者也陽

明白沙學問何如曰不同陽明與陸子靜是孟

高子遺書

卷五

五

子一脈陽明才大於子靜子靜心粗於孟子自

古以來聖賢成就俱有一箇脈絡濂溪明道與

顏子一脈陽明子靜與孟子一脈橫渠伊川朱

子與曾子一脈白沙康節與曾點一脈彥文曰

敬齋康齋何如曰與尹和靖子夏一脈又問子

貢何如曰陽明亦稍相似

彥文曰告子所謂強持者乎曰他也不強持他倒

是自然底彥文曰近於禪乎曰非也告子之學

釋氏所訶也在釋門謂之自然外道

彥文問曰隋之文中子與漢之董仲舒何如先生  
曰文中子更大有聖人依歸造就與顏閔同

參夫曰吾儒之學既透不透禪是欠闕否先生曰  
非欠闕也禪之一宗惟濂溪明道兩先生真能  
知得後來闢佛者總闕他不服參夫曰整菴陽  
明俱是儒者何議論相反也先生曰學問俱有  
一箇脈絡卽宋之朱陸兩先生這樣大儒也各  
有不同陸子之學是直截從本心入未免道理  
有疏略處朱子卻確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

高子遺書

卷五

五

忠信爲教使人人以漸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  
得陸子陸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陸子將太極圖  
通書及西銘俱不信便是他心粗處朱子將諸  
書表章出來由今觀之真可續六經這便是陸  
子不如朱子處

彥文問曰武侯學須靜之靜何如先生曰他是習  
中無事閒居抱膝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鬪卻  
如無事一般習中長安靜故思慮細密而神化  
不測彥文曰與程夫子百官萬務儘悠悠意思

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

學問竝無別法只依古聖賢成法做去體帖得上身來雖是聖賢之言行卽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學之宗看他文集不過是依了聖賢實落行去將古人言語略闡發幾句竝無新奇異說他便成了大儒故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

岳鍾尹問曰有言許魯齋不該仕元何如先生曰文清稱魯齋無間言云程朱後一人而已又云

高子遺書

卷五

五

魯齋有仕止久速氣象文清檢身極密非見之眞浚不輕言也頃之曰子亦非漫信文清者蓋有道焉魯齋所居之地燕雲十六州石晉時歸於契丹至宋已三四百年魯齋生於斯長於斯祖宗已爲彼民久矣况魯齋非有意仕元竝無一毫功名富貴之念每以師道自居聘爲教官曰此我可爲也聘爲祭酒曰此我可爲也抗賓師之禮於太子毫不假借稍有不妥拂衣而歸其出處進退綽綽然有餘裕也曰吳艸廬何如

曰艸廬與魯齋大不同艸廬乃中國人嘗爲宋  
貢士宋貢士我朝進士也謂未當任而不死亦  
當披髮入山又可仕乎且中國人爲天子猶不  
可況夷狄耶曰未仕宋而仕之可乎曰不可元  
本夷狄春秋謹華夏之辨焉有中國人而仕夷  
狄者若金華四先生其法程也曰劉誠意先仕  
元而後忠太祖何如先生曰焉有中國人爲天  
子掃腥羶既抱大才而不輔之者乎誠意之差  
差在仕元

高子遺書

卷五

五

魯齋有用夏變夷之才與子見南子意思同有魯  
齋之志有魯齋之德則可不然只學金華四先  
生爲安穩

周程張朱是爲天地幹蠱之人白沙康節是享現  
成家當者若其閒取苦心竭力者又莫過朱夫  
子于世上無一事不理會過

彥文問王龍谿之辭受不明必良知之學誤之也

先生曰良知何常誤龍谿誤良知耳彥文  
曰龍谿之差恐亦陽明先生教處未加謹嚴先

生曰我朝文清先生與陽明先生俱是大儒第  
文清之學嚴密無流弊陽明未免有放鬆處  
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則  
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會子有依據  
彥文曰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  
學只說程朱先生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  
樓閣他天資高胷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  
免有玩世意

一向不知陽明象山學問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

高子遺書

卷五

五

其一斑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  
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於  
天理之精微矣知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  
釐之差在此

有一元客至東林先生曰東林朋友俱不知元雖  
然仙家惟有許旌陽取正其傳只淨明忠孝四  
字談元者必盡得此四字方是真元其人默默  
參夫問曰開伊洛之源者濂溪也二程親得其祕  
何不大闡發之伊川又謂伯淳之學得之遺經

卽太極圖通書至朱子始爲表章何也先生曰  
二程不過再見茂叔耳教尋孔顏樂處但指點  
其源頭再見之後各處做官卽太極通書似俱  
未見伯淳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某  
體帖出來謂大學孔氏遺書謂中庸孔門傳授  
心法常教人讀書必先語孟不是程子表出四  
書聖學真無入門得之遺經豈不信然

高橋別語

門人魏大中錄

乙丑被逮以午日抵錫山厥明景翁先生

高子遺書

卷五

五

艤別於高橋之澣申以誨言諳諳壘壘爰  
次其略用比韋弦

雨露霜雪總是造物玉成至意須善承受

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諸境禪家云一切惟識性中

無富貴貧賤患難夷狄

患難中容易透性患難中一切萬緣都斷

臨深淵履薄冰禪家過獨木橋竝著不得第二念

陸子靜減儉法減之又減儉子自漸輕卻

嘗夜半腹痛痛不可支起來覺此心精明痛亦隨

止尋偃息痛復如初仍起坐達旦不藥而愈又  
一日在鎮江齒痛亦以靜坐愈

一禪子見峨冠偉衣裳者接之頗倨曰我南岳神  
外也能生殺人禪子曰我見汝無異眾生我見我  
無異汝無我相人相諸相便是太虛能生殺人  
能生殺太虛否峨冠偉衣裳者拜受戒而去

初謁語 五則

門人陳欽錄

讀書窮理至於朱子可謂盡美盡善矣須知所以

讀書者專爲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煩躁反是累

高子遺書

卷五

七

心丁須守定朱子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  
無他書之法方可謂之讀書

人心能疑便是能知痛癢了正好當下發憤用功  
去當有豁然自信安然甯謐之日不可悠悠忽  
忽錯過了一生

叔幾亭問操存難久奈何先生曰易曰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敬義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  
瞻視而心裏不敬久則便傾倚了假如內面主  
敬而威儀不整久則便放倒了所以聖人說敬



